

第一章 樂譜比較分析

曲簿乃南管音樂的紀錄，然不同曲簿有不同之編寫者，編寫者動機、背景對於南管曲簿有著一定的影響，研究者在序論部分已作，各曲簿之編寫者生平與抄寫動機、曲簿之本身，此章先比較各樂曲之版本，進而探討各曲簿之〈梅花操〉的內部章節分段、標題名稱，與篇幅長度。

第一節 樂曲之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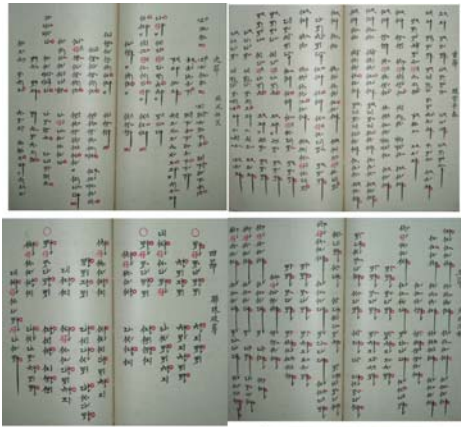
就目前〈梅花操〉所蒐集到刊刻之版本有《文煥堂本》、《林祥玉本》、《林霽秋本》、《許啓章本》、《劉鴻溝本》、《吳明輝本》、《昇平奏本》如下：

譜例 1：各曲簿之〈梅花操〉



《文煥堂本》之〈梅花操〉譜例

《林祥玉本》之〈梅花操〉譜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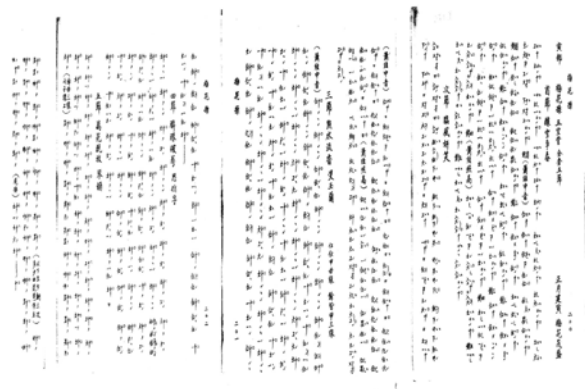
《林霽秋本》之〈梅花操〉譜例



《許啓章本》之〈梅花操〉譜例



《劉鴻溝本》之〈梅花操〉譜例



《吳明輝本》之〈梅花操〉譜例



《昇平奏本》之〈梅花操〉譜例

除了以上版本外，針對〈梅花操〉樂譜，經過田野調查中試著去發覺是否有固定之流通版本，但就台灣目前各館閣而言，對展演〈梅花操〉，現階段尚未能有固定通用之版本，大多以《林祥玉本》、《林霽秋本》、《許啓章本》、《劉鴻溝本》、《吳明輝本》、《昇平奏本》為基礎，並加上師承傳授樂曲為主。

就目前〈梅花操〉有刊行之版本中，《林祥玉本》、《林霽秋本》、《許啓章本》、《劉鴻溝本》皆於洞簫指法表處，有音名「入ㄨ」，並標示又名「梅花ㄨ」，然於樂譜中並無明確的譜字記載，故於拜訪藝師或館閣時，將注意吹奏洞簫者是否有按「梅花ㄨ」的指法，並於第三章處進行說明。曲簿中首章【釀雪徵春】，《劉鴻溝本》、《吳明輝本》、《昇平奏本》明確有文字標明樂句，例如：首對、二對、三對…字眼，有幫助展演者瞭解、記憶此樂曲，而《文煥堂本》、《林祥玉本》、《林霽秋本》、《許啓章本》無此表現方法，其中《林霽秋本》、《許啓章本》在各章排版方面整齊，一目了然其樂句之分。

在管門方面¹，《文煥堂本》目錄及曲簿中皆未標示管門，曲簿中亦無註解，推斷當世代因曲簿為師者所有，非學生所能見，又因譜數目不多，師者本身以熟悉每首樂曲，知其管門故無註腳。而《林祥玉本》、《劉鴻溝本》、《吳明輝本》管門的單位詞為「空」，《林霽秋本》與《許啓章本》異於前述採「腔」，而非「空」，即「五腔管」，鴻本「正管五腔譜」，但《許啓章本》亦有用「五孔管」的稱法。「腔」與「空」僅是異文，口語上皆相同為 *khang*¹，並無影響²。

7 個版本中僅《林霽秋本》，用「篆書字體」寫下對〈梅花操〉之敘述：

人間凡響總蜩蟬，聽到梅花盡顯灑然，…猗蘭一操感知悉，生不逢時是可違，誰把梅花譜三弄，千秋絕響有遺徽。

林霽秋不僅文學上，音樂上的學識亦有所聞，不僅接觸南管，從猗蘭操法是源自古琴的彈奏法³，「梅花三弄」乃古琴與笛子合奏樂曲，推估林霽秋對古琴也有所涉略。

正管譜六章，起手引前半工尺儼如四時景，逸響鏗清，四邊靜後半彈法，恍然梅花操，指訣周密…，然四時、梅花兩奏，悠揚頓挫，和諧雍和，輕重疾徐，高下中節，尤見盡美盡善，完璧無瑕，於六譜中，首推巨擘焉。

¹ 南管管門相對於西方音樂之調號，有五孔管、四孔管、五六四仗管、倍士管。

² 參見呂錘寬教授著。《台灣傳統音樂概論—器樂篇》。p103。

³ 參見呂錘寬教授著。《泉州絃管(南管)指譜叢編》。

意思是：「主要的譜有六首：起手引、四邊靜、走馬、歸巢、梅花、四時，起手引前半段的旋律與四時景相像，彈奏出的琴瑟聲如此的澄淨、優美；四邊靜後半段的彈奏法乍看同梅花的指法，指法彈奏法周全細密……。全部都可說是極佳的作品。話雖如此，但，四時與梅花兩曲，停頓轉折、輕重快慢，高潮起伏不斷，完善美滿，如同完美的玉石，毫無缺點瑕疵，更是上上之作品。」（另有關於標題名稱之文字，將於本章第三節處論述）

第二節 章節分段

從以上的〈梅花操〉的曲簿探討上，我們可看出《文煥堂本》的〈梅花操〉由【梅花操】、【雙玉蘭】、【思折】、【緊思折】四段落組成，而《林祥玉本》、《林霽秋本》、《許啓章本》、《劉鴻溝本》、《吳明輝本》、《昇平奏本》則皆由五段夠成，比對之下《文煥堂本》的【梅花操】，至第九行下半行起，乃分五段落曲簿的第二段落，也就是《文煥堂本》的【梅花操】一章，涵蓋目前所見 1914 年以後刊刻出版曲簿之首章、次章的部分，故乃分節上的差異。

研究者將 7 個版本之〈梅花操〉曲簿之標題整理如下表：

表四〈梅花操〉曲簿之標題

	文煥堂本	林祥玉本	林霽秋本	許啓章本	劉鴻溝本	吳明輝本	昇平奏本
譜名	梅花操落 雙玉蘭思 折緊思折	卯部 五空譜 首節梅花操 二節全 三節雙玉蘭 四節思折字 五節琴韻	石部 梅花操	第參套譜 寅部 梅花操 全套五節 正月合 五空管大四譜二段 / 再要四梅走歸 相連八結尾落 拍花梅可加頭 一撩 / 三絃手法至工 折雙玉蘭並拍 掌撚爲妙	寅部 梅花操 五空管 正月建寅 梅花茂盛	寅部 梅花操 五空管 全套五節 正月建寅 梅花茂盛	梅花操

章節 (段落 名稱)	梅花操	首節	首節 釀雪爭春	首齣	首章 釀雪爭春	首節 釀雪爭春	首章
		二節	二節 臨風妍笑	二節	二章 臨風妍笑 疊雪吟	二節 臨風妍笑	第二章 疊雪吟
	雙玉蘭	三節 雙玉蘭 雙留意	三節 點水流香	三節 雙玉蘭操 / 三絃這處接拍加 攆為梅花發蓋	三章 點水流香 雙玉蘭 仨休甲母線 餘皆 甲三線	三節 點水流香 雙玉蘭 仨休甲母線 餘皆 甲三線	第三章 雙玉蘭 甲母線工六於皆 用三線
	思折	四節思折	四節 聯珠破萼	四節 慢思折	四章 聯珠破萼 士折字甲三線电	四節 聯珠破萼 思折字	第四章 士折字 甲三線电
緊思折	重疊入線鈎 甲	五節 萬花競放	五節 緊思折	五章 萬花競放 琴韻	五節 萬花競放 琴韻	第五章 琴韻 勾子線工	

由上表可知在表示樂曲單位名稱方面,《文煥堂本》無使用單位詞;《林祥玉本》、《林霽秋本》、《吳明輝本》單位詞為「節」;《許啓章本》開頭以「齣」,其後則以「節」紀錄;《劉鴻溝本》、《昇平奏本》單位詞為「章」。從表面上僅能見上所述,瞭解有四段與五段之分、分節單位不同;其實質內容之分段差異的涵義,從文獻記載無法推估瞭解;從訪談藝師中,多數都認為〈梅花操〉就是描述梅花,梅花有5個花瓣,所以分5個章節,但此說法僅限於絃友、藝師間的流傳,無法證實分段之真正意義,僅能說這7個版本是編寫者個人在詮釋〈梅花操〉的見解與感受之間的章節分段不同,若後續研究者更想要探討,可從編寫者當時的時空背景進行瞭解。

第三節 標題名稱

標題名稱以《文煥堂本》記〈梅花操落雙玉蘭思折緊思折〉⁴、《林祥玉本》、《林

⁴ 「落」:南管中“譜”中鮮見「落」字,僅《文煥堂本》中〈梅花操〉採用了〈梅花操“落”雙玉蘭思折緊思折〉。“指”中使用「落」字:「三聽」中的〈爹媽聽〉,《文煥堂本》第九套大環著爹媽聽“落”為相思,《劉鴻溝本》第二章【為相思】風入松“落”貓捕鼠,《許啓章本》外對白芍藥“落”風入松貓捕鼠,《吳明輝本》次章中倍風入松“落”貓捕鼠,推斷「落」字在銜接轉換不同「曲牌」、「撩拍」,

霽秋本》、《許啓章本》、《吳明輝本》、《劉鴻溝本》皆記〈梅花操〉，《昇平奏本》記〈梅花〉俗稱〈梅花操〉，民間藝師的語彙則多敘〈梅花〉。

而標題名稱之下，又區分有段落名稱，段落名稱則有不同之說法，由上一節章節分段，已知《文煥堂本》異於其他曲簿，僅分四節，其標題名稱爲【梅花操】、【雙玉蘭】、【思折】、【緊思折】，而《林祥玉本》由【首節】、【二節】、【三節雙玉蘭雙留意】、【四節思折】、【重疊入線鈎甲】組成，僅保留《文煥堂本》【雙玉蘭】、【思折】段落名稱，林霽秋於曲簿凡例處：

指譜章節，各定專名，免至參差重複。


〈梅花操〉由【首節 釀雪爭春】、【次節 臨風妍笑】、【三節 點水流香】、【四節 聯珠破萼】、【五節 萬花競放】，並用段落名稱串成一短篇文章：

聽到梅花操欲傻，「臨風妍笑」一嫣然，誰知至「此爭春日，耐盡零霜釀雪天」，輕輕「點水水流香」，「破萼聯珠」對靚粧，待到「萬花齊競放」，眾芳斂退讓專場，夏至敲金彈指明，子絃慢撚亦陶情，風流雅奏梅花操，方信無聲為有聲。

《林霽秋本》更加入了文學上與樂曲統一意境相關的優美段落標題，使段落標題以樂曲整體意境為依據，顯得更有完整性，《許啓章本》以《林祥玉本》、《林霽秋本》為底本編集，在段落名稱方面，偏向《林祥玉本》，僅末為【五節 緊思折】有所不同；《昇平奏本》記【首章】、【第二章疊雪吟】、【第三章雙玉蘭】、【第四章思折字】、【第五章琴韻】；《劉鴻溝本》、《吳明輝本》刊刻出版之年代晚於以上所述，段落名稱上混合《林祥玉本》、《林霽秋本》、《昇平奏本》的敘述，例如：【三章（節）點水流香 雙玉蘭】、【五章（節）萬花競放 琴韻】。有以上得之，因不同編寫者，於曲簿中之名稱彼此間就有差異⁵，其

而不同於《文煥堂本》的銜接「曲名」。《文煥堂本》“第五套梅花操落雙玉蘭思折”，少了目錄“緊思折”字眼，待為考證。

⁵ 各章節之段落名稱雖少被民間藝人所指稱，然於曲簿中亦可發現其差別，以「四大譜」為例，《文煥堂本》、《林祥玉本》、《昇平奏本》的分段名稱皆以「季節」命名，《林霽秋本》則是以更細微「節氣」的單位元詞方式命名，但卻延伸出於《文煥堂本》、《林祥玉本》中的【秋景】，而於《林霽秋本》為【夏至梅雨濯枝】，是兩個不同的季節；而〈走馬〉於《文煥堂本》只分節，《林祥玉本》起有文學性標題，但標題上仍有差異，例：首節有【龍馬負圖】及【驪騮開道】不同名稱；以〈百鳥歸巢〉首節為例，僅《文煥堂本》標示第一節，而綜觀曲簿則另有【鳳凰展翼】或【鳳翔阿閣】兩種文學性之說法；其第二節【客鳥過枝】與第四節【蝴蝶雙飛】之分段名稱名稱，乃是南管特殊法中的琵琶法，據蔡青源

老師說法：「客鳥過枝」乃由琵琶模擬鳥兒由這一樹枝跳往另一樹枝時的情境；「蝴蝶雙飛」則為「」之指法，於〈百鳥歸巢〉中僅是文學性名詞，與樂曲並無相關性，又《林霽秋本》〈百鳥歸巢〉前的補

中《文煥堂本》、《許啓章本》標題名稱上，在未讀譜前，即告知展演者，【思折】與【緊思折】之關聯性。曲簿標題名稱上，皆反應出先輩對樂曲的理解與註解，而今日民間藝師大多無稱曲名下方之段落名稱，僅以「節」論之。

曲簿是不能發出任何聲音的紙本實體，在每一頁之中透過一切的文字與符號，使不同的樂曲在此得到保存，此處乃探討關於編寫者於曲簿中，除上述之章節分段與標題名稱外，所使用大、小字體，或再有其他補充說明所可能傳達的內容，研究者將之整理、區別如表四，並以條列式說明其不同：

1. 編排順序，《文煥堂本》將〈梅花操〉編為第五套；《林祥玉本》則為卯部，《林霽秋本》編為石部，《昇平奏本》為第二套；《劉鴻溝本》、《吳明輝本》皆為寅部，加有注釋「正月建寅 梅花茂盛」字眼。《許啓章本》乃綜合數目與地支為編排，最為特別乃標示月份⁶「正月合」，是指梅花綻放之季節亦或是紀錄抄寫之時間？乃待後續研究者進行更多之比對；各抄本的編排順序不一，無統一的編排方式，乃依編寫者喜好而定，編排意義尚可待考究。
2. 各抄本的編排順序上並未說明編排的根據及其意涵，其中僅《昇平奏本》經呂錘寬教授整編後，編排上明確表明依固有譜、衍生譜、外套譜進行順序編排；餘本看似依循相同管門、或內外套之分進行編排，曲簿中僅《許啓章本》的曲簿中題有「三結義、四大譜」之文字，而《文煥堂本》、《林祥玉本》、《劉鴻溝本》中亦看到相近的編排方式，於現今南管館閣中亦可聽到「三結義、四大譜」之說，又以「四大譜」最為南管人所稱道。
3. 《許啓章本》之〈梅花操〉，以較小的字體題“五空管大四譜二段”，曲簿中標示「大四譜」與同曲簿中〈四時佳景〉、〈走馬回期〉、〈百鳥歸巢〉中所寫「四大譜」有所出入，反觀於現今南管館閣中乃皆稱「四大譜」之說，而無「大四

充說明部分寫到：「……此套既名曰百鳥歸巢，從頭至尾，從頭至尾共計六節，故均應以了為名，何必參雜蟲類，茲故竊將五節改為流鶯爭樹，六節亦以羣鴉投林，庶幾名義充符也夫，餘略將原意點綴變更而已⁵。」因此，關於分段名稱的名稱，不可盡信，但也不容忽視，不妨將其視為反映先輩對樂曲的理解與註解。






⁶ 地支用於月令：暗合子開天，醜闢地，寅出人之論。農曆寅為正月，卯為二月，辰為三月，巳為四月，午為五月，未為六月，申為七月，酉為八月，戌為九月，亥為十月，子為十一月，醜為十二月。

譜」之說法，又許啓章所題「大四譜」與「四大譜」乃皆指相同之曲目，故非新名詞、或有新意涵之意。第二行以較小的字體標示“再要四梅走歸相連八結尾落？拍花梅可加頭一撩工工工...”，告之絃友可將四大譜接連演出，但接連演奏上有其特殊之演奏法⁷。第三行題“三絃手法至工折雙玉蘭並拍掌撚爲妙”，關於此點將於第三章詮釋部分進行說明。邊界處《許啓章本》特別於右上方題有“梅花結蕊”、“梅花操”、“梅花奏”、“五梅花”，與梅花之段落名稱有所出入，給予愛樂者想像之空間。曲終處題：「一為遷客去長沙，希望長安不見家」，此乃唐代詩人李白被貶官，思鄉的感慨，此詩題名爲〈與史郎中飲聽黃鶴樓上吹笛〉，後兩句爲「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⁸」，此爲許啓章興起思鄉廈門之情，又詩詞末的「梅花」又與此曲同名、相呼應。

第四節 篇幅長度

譜之設由來久矣，無從稽考創造之人，然同一首樂曲，小節數理當相同，以下將 7 個刊刻出版之重要曲簿進行比對，依樂曲之順序列舉出有所差異處：

因《文煥堂本》撩拍位置無統一標示位置，研究者僅以通行本《劉鴻溝本》爲底，相對應下，確認《文煥堂本》的撩拍數。《文煥堂本》之【梅花操】從頭至第九行即《劉鴻溝本》的【釀雪爭春】，合計 33 個小節，第九行下至結束即《劉鴻溝本》之【臨風妍笑】合計 33 個小節。

第三章【點水流香】小節數有所差異，乃在於樂曲末第 62 小節處，《文煥堂本》記「」，《林祥玉本》記「」，《許啓章本》記「」，執拍者與琵琶手「抓打」同步，如同打散拍，《劉鴻溝本》、《吳明輝本》、《昇平奏本》記「」，就《林霽秋本》記「」多一甲線的拍數，故，《林霽秋本》於第三章處有 63 小節，異於其餘曲簿。

《昇平奏本》於第四章【聯珠破萼】處，彈奏法爲“甲、挑”之反覆彈奏法，不同

⁷ 根據個人訪談蔡青源師（2006.11.19），因〈四時佳景〉以拍做結束，故〈四時佳景〉接〈梅花操〉時，〈梅花操〉之頭需加一撩的演奏。

⁸ 下方另題：「梅花獨占春又老，竹籬吹聲半夜悶」。

於他本“甲、挑、點、挑”，相同的是凡遇“甲”的地方皆有“拍”，於學習南管過程中師者蔡青源師：「此段特色：見甲拍」，此說法於《許啓章本》的〈四時佳景〉第八節處亦有補註「見甲拍位」之說，然而，於〈梅花操〉處並無註明「見甲拍位」，而三絃彈奏時遇“甲”就須攆音。因此《昇平奏本》展演時大體旋律是相同的，只因指法的關係，《昇平奏本》執拍者此節會比他本多了近一倍的“拍”位數。

《林祥玉本》於【重疊入線鈎甲】（即劉鴻溝本五章【萬花競放】）無見拍僅標擦之記號，推估為紀錄上方便如此而已。另外，最末章【萬花競放】爭議最大，乃因「电电芒电吓以以吓电…」樂段，林霽秋使用文字補充說明：

若彈至此則在將以上电电工电之句翻赴重奏多少遍數不拘惟執簫絃者聽琵琶彈聲轉慢乃隨之而慢琵琶聲截止亦即跟之而只焉


《劉鴻溝本》、《吳明輝本》、《昇平奏本》皆於「电电芒电吓以以吓电…」樂段，補充說明：「至少翻三次多少由琵琶做主」，而其中《劉鴻溝本》有出現3次「匕匕」符號，《昇平奏本》出現2次「匕匕」符號，即反覆之意；《許啓章本》則補充：「對下工工起重播三次以少多翻者觀琵琶為主對下工工收慢」，不同於前述由「电电芒电吓以以吓电…」起反覆，《林祥玉本》未有其補充說明之文字，比對後，得知《文煥堂本》將「电电芒电吓以以吓电…」樂段抄寫兩次，《林祥玉本》連續抄寫四次（下譜例）



譜例 2：《文煥堂本》、《林祥玉本》、《許啓章本》（由左而右）於第五章反覆差異處

因此曲簿間就有反覆次數的差異，凡「电电芒电吓以以吓电…」樂段反覆一次為十拍，故，最末節撩拍數之多少需視當時琵琶演奏者情況而定，此就依各曲簿之撩拍數整理如下表所示，其中「n」即表示未知反覆數次，但n大於三，依展演琵琶者自行決定，此乃造成抄本間撩拍數不一之情形。

表 5：各曲簿不同樂段之撩拍數（其中 $n > 3$ ）

	文煥堂本	林祥玉本	林霽秋本	許啓章本	劉鴻溝本	吳明輝本	昇平奏本
第一節	33	33	33	33	33	33	33
第二節	33 > 66	33	33	33	33	33	33
第三節	62	62	63（末：散拍）	62（末：散拍）	62	62	62
第四節	48	48	48	48	48	48	95
第五節	94	133 （撩）	$53+20*n$	$65+20*n$	$54+20*n$	$54+20*n$	$54+20*n$

上表五，得之《林祥玉本》於第五章【萬花競放】小節數與其他之曲簿有出入，比對下，乃《林祥玉本》於第 17 拍處少了「」（譜例 3），導致小節數之差異，合計 133 拍。

而《林霽秋本》因以「」抓打的指法越彈越小聲方式作結束，而無最後「」甲線的拍位（譜例 4），故其小節數為 $53+20*n$ 合計為奇數拍，亦有少一小節數之情況。《許啓章本》之撩拍數將於第三章詮釋部分探討之。

譜例 3：第五章【萬花競放】第 17 小節數之差異

第 17 拍位

《林祥玉本》

《劉鴻溝本》

譜例 4：第五章【萬花競放】最後撩拍差異

《林霽秋本》

《劉鴻溝本》